

第一章

幽柔寡断及悲痛之瑜伽

1. “督瑞塔拉施特刺王说，‘桑捷啊，我的儿子们和潘督的诸子聚集在库鲁之野¹达摩克奢特茹跃跃欲战，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呀？’”

督特塔拉施特刺是无知的象征；桑捷是自制的化身。无知产生于物质化和注重外观的心灵。督瑞塔施特刺的心灵自幼陷于黑暗之中，并且生来双目失明，看和听完全依靠桑捷，因为桑捷是自制的化身。虽然他明白只有上帝是真实的，但是由于无法克服他的无知和对杜尤丹的沉迷，他只能永远陷于考若夫——邪恶势力和罪恶欲望——而不能自拔。

人类的肉体是个战场。如果人心充满了神性，人身自然会转化成达姆克奢特茹（达姆的领域），但是如果人心充满了魔鬼般的邪恶力量，人身就会堕落成库鲁科奢特茹。“库鲁”的意思是“做”，是个祈使词。正如克利须那所说的，“如果人类被源于普拉克利提（自然）的三种属性²所驾驭，他们就会被迫行动；没有行为他们甚至无法多存活

धृतराष्ट्र-उवाच

धर्मक्षेत्रे कुरुक्षेत्रे समवेता युयुत्सवः ।

मामकाः पाण्डवाश्चैव किमकुर्वत संजय ॥१॥

1. 达摩之域。达摩不仅是道德品质及善行，而且是使某种事物或者存在成为“自我”的必要特性。
2. 撒特瓦，塔玛斯和刺札斯是所有物质个体或存在的三种属性或必要性质。撒特瓦是美德或善行；塔玛斯是无知或黑暗；刺札斯是欲望或道德的缺乏。

一秒钟。”美德、无知和欲望迫使人类实施行动。行为是肉体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即使在睡梦中行为也不会终止。这三种属性束缚着人类，使他们远离神的层次而降低到低等生物（如虫类）的层次。只要物质世界和其属性继续存在，库鲁就会存在。因此，在前世或者普拉克利提（自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生死轮回就是库鲁科奢特茹，而将人类引向最高精神实体——上帝的正义行为之域则是达姆克奢特茹。

为了找出库鲁之地，考古学家们在旁遮普、喀西和普拉亚格进行研究工作。实际上《集塔》的作者本人已经通过克利须那指出了他圣诗中战场的发生地。他说，“阿尔诸那呀，人的肉体本身就是个战场，那些了解这场战争本质的人就能够取得精神上的最终胜利而健康地成长。”他还进一步描述了这一“战场”的结构、行动范畴（包括十种知觉器官³）、主观及客观精神、自我、五种元素⁴及三种属性。人的肉体是个战场、赛场或竞技场。这是一场潘督之子与督瑞塔施特刺之子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神圣与邪恶之间的战争。

当人类向圣人请求指引之时，两股相反之力之间的冲突开始显现。这个战场属于那些能够了解其本质的人，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整个人类历史是个战争的历史，但这些战争不过是一些一报还一报

3. 十种感觉器官：五种感觉器官，五种行为器官。

4. 基本物质。

的战争，而其中的胜利者不过是寻求永久性的征服而未得的失败者。真正的胜利之根源在于其征服的客体、在于感知、在于超越自我而与无上之神合而为一，这才是真正的、永无失败的征服，这才是真正的、超越生死界限的超度。

只有通过圣人，那些堕落在无知深渊中的灵魂才能够感知，因为只有圣人才能够真正控制精神及感官，才真正了解战场上的战况。

2. “桑捷回答说，‘当杜尤丹王看到潘督瓦军队已列好阵形时，便走上前去跟他的老师卓纳察亚说，’”

卓纳察亚与双重行为同义。人类与灵性是相悖离的，但是当灵性的曙光到来之时，他们的心中自然会升起感知无上之神的欲望，并渴求伟大的教师或圣人（古儒）⁵的帮助。在两股敌对力量之中，这种感悟是踏上灵性之路的第一步，而引导人类走上最终的卓越的是尤给施瓦克利须那⁶，瑜伽的专家⁷。

संजय उवाच

दृष्ट्वा तु पाण्डवानीकं व्यूढं दुर्योधनस्तदा ।

आचार्यमुपसंङ्म्य राजा वचनमब्रवीत् ॥२॥

5. 古儒是梵语的译语，意思是“杰出的教师”。在印度教中，这样一个教师的作用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他的职责当然是解释经典，但另一方面他有更重要的职责，即以他自己的生活动为他人树立榜样。
6. 在《集塔》这部经典时，有一点对于著作的理解非常重要，即克利须那是半人半神的（维施奴，即梵天或婆罗门，意思是无上的神灵，克利须那是维施奴的第八个化身）。
7. 瑜伽：能够使自我与无上的神灵合为一体的存在。尤给施瓦是精通瑜伽的人。

杜尤丹王（他是世俗欲望的象征，对物质世界有着无尽的依恋）走向他的老师。对世俗事物的过度眷恋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诱使人类远离精神宝藏，因此被命名为杜尤丹。只有精神才是永恒的，眷恋是瞬间即逝的，它诱使人类陷入物质世界的深渊而无法自拔。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为人类的启蒙提供动力和源泉，因为若没有了眷恋，世间将只剩下完美的神而无其他。

所以，杜尤丹王看到潘督瓦的军队已经列好阵，就走上前去跟他的老师卓纳察亚说：

3. “您看，我的老师，潘督之子的大军阵法森严，这都是您那智慧之徒朱帕德之子（敦斯塔兑穆纳）的功劳啊。”

敦斯塔兑穆纳是朱帕德之子，是个坚定不移的虔诚信徒，他珍视普遍的、恒久不变的真理。他是伟大的教师，能够引导世俗的灵魂，使他们忘我的境界中向神圣的精神境界逐步转变。“要坚定的不是控制的手段，而是一个人的信念。”

现在咱们再来详细地检视一下潘督瓦的军队吧。

4. “军中诸多勇敢善战的英雄，游尤丹、维拉特还有朱帕德，个个都可以比得上阿尔诸那和毕穆，... ..”

这里的军队指的是由善于引导和指点人类、使他们更接近无上之神之境界的人组成的军队，毕穆是感情坚定的象征，阿尔诸那是虔诚的化身，萨提亚奎

पश्यैतां पाण्डुपुत्राणामाचार्य महतीं चमूम् ।

व्यूढां द्रुपदपुत्रेण तव शिष्येण धीमता ॥ ३ ॥

अत्र शूरा महेष्वासा भीमार्जुनसमा युधि ।

युयुधानो विराटश्च द्रुपदश्च महारथः ॥ ४ ॥

被赋予了善的美好品质，而维拉特和朱帕德则象征着在信仰之路上的坚定不动摇。

5. “还有那天下无双的敦士塔凯图、柴奎坦、喀西之王、普茹吉特、坤提博伽和赛碧亚……”

敦士塔凯图，尽忠职守，坚定不移；柴奎坦，能够驾驭他四处游荡的思想全心集中于无上之神；圣城喀西的国王是神圣的象征；普茹吉特，能够战胜一切世俗势力；坤提博伽，以其值得嘉奖的行为战胜各种欲望；还有赛碧亚，品德高尚。

6. “更有无畏的亚德曼纽、孔武有力的乌特摩伽、邵巴德茹和兆帕笛的五个儿子，个个都是勇士。”

亚德曼纽生性好战且性如烈火；乌特摩伽拥有为达到神圣之境放弃一切的决心；邵巴德茹，苏芭德茹之子，拥有因正义之心而生就的无畏的思想；兆帕笛的五子分别是亲切、美丽、热情、平静及坚定的象征。

就这样杜尤丹向他的老师列举了潘督军队的勇士们，他们都代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道德原则。欲望与自我的灵性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无知（眷恋或欲

धृष्टकेतुश्चेकितानः काशीराजश्च वीर्यवान् ।
पुरुजित्कृन्तिभोजश्च शैव्यश्च नरपुङ्गवः ॥ ५ ॥
युधामन्युश्च विक्रान्त उत्तमौजाश्च वीर्यवान् ।
सौभद्रो द्रौपदेयाश्च सर्व एव महारथाः ॥ ६ ॥

望)却是推动人类灵性实现的动力。

杜尤丹对他自己的军队只一略而过。假如这是一场真实的、外部的战争，他可能会详细地描述一番他的军队。但是他并没有细提，因为他们是被征服者。

7. “我最尊贵的、再生⁸君王呀，让我再向您一一列举我军中的杰出将领吧。”

如果这是一场实际意义上的、外部的战争，“最尊贵的再生君王”这个词用于一个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非常不确切。实际上，《集塔》对于与生俱来的、相互对立的欲望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详细描述，也对卓纳察亚，即双重性的行为进行了描述。在物质世界中，造物与主(上帝)哪怕有最轻微的隔离，双重性也会存在。然而，要克服这种物质的双重性的强烈欲望也是来源于教师卓纳察亚。是不完整的知识为造物灵性的开启提供了钥匙。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欲望的将领吧。

अस्माकं तु विशिष्टा ये तान्निबोध द्विजोत्तम ।
नायका मम सैन्यस्य संज्ञार्थं तान्ब्रवीमि ते ॥ ७ ॥

8. “再生”是精神的再生或唤醒，是自我改进及反省后才可能达到的境界。

8. “还有尊贵的殿下您，毕士摩和卡恩，战争中的克利帕维克特，阿石瓦塔玛和维卡恩，以及梭摩达提（卜利施拉瓦，叟摩达提之子）。”

战场上的主将领是卓纳察亚本人，他象征着双重的行为；还有武士之祖毕士摩，幻想、妄念的象征。偏离完美之境是妄念的根源。因为整个军队毁灭后，妄念还继续存在，寿命最长，所以是武士之祖。卡恩和毕士摩类似，也是自我之神性的背离者，是克利帕察亚。克利帕察亚代表着真理探求者在自我实现前的怜悯行为。上帝（主）是怜悯的源泉，圣人圆寂后将进入同一种境界。但是在自我实现之前，如果真理探求者为怜悯及妄念所扰而无法自拔，与神之境界越离越远，那么他所面临的只有毁灭。席塔就不得不为她的怜悯之心负出多年在兰卡苦修的代价^{8A}。

भवान्भीष्मश्च कर्णश्च कृपश्च समितिंजयः ।

अश्वत्थामा विकर्णश्च सौमदत्तिस्तथैव च ॥ ८ ॥

8A. 席塔是神若穆之妻，是史诗《罗摩衍那》的主要角色。若穆之母凯卡伊将他流放到森林去苦修，他遵从了其母的意旨。席塔希望若穆带一只“金鹿”给她，若穆为了满足她的愿望去追鹿，但是，为了保护她，告诫她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诱惑都不要离开她的小屋，直到他回来。若穆走后，兰卡的魔王拉万看到席塔独自在家，为强烈的欲望所驱，来到小屋前假扮化斋的圣人引诱席塔成为他的妻子。席塔立刻万分怜悯地跑出小屋拿出高山草甸。拉万马上拐走了席塔，被俘的席塔不得不在兰卡生活数月。如果席塔当初听了若穆的告诫，没有付出无用的怜悯之心，始终不出小屋，她随后所经历的数月的折磨和苦痛是可以避免的。

维士瓦米卓的堕落也是由于他的软弱。马哈西·帕坦扎利，格言警句家，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想法。他说，“通过静修得来的道，当然也是得道，但它也会带来欲望、愤怒、贪婪和妄念而成为得道之路上的强大障碍。”高斯瓦密·突希达斯曾说过，“嘎儒德呀，多样性是玛亚⁹（幻像）建立的障碍。当我们力图解开自然之道的不解之谜时，多样性就会歪曲事实而妨碍我们成功。得道当然振奋人心，但是人心还是会被种种诱惑所唤醒。”

虚幻的玛亚以多种方式迷惑人心。它给人带来成功，带来数不清的财富，甚至会把人类变成圣人。这样的成功来临时，即使是死人也会复活。但是如果真理探求者把这样的成功视为自己真正的成就，那么他所面临的将只有灭亡。千万种弊病会充满他的大脑，他在灵性之路上的进程变缓，更会远离正义之路被世俗事物所扰。在灵性之路上，在目标的达到还遥遥无期之时，仅仅真理探求者的怜悯行为就会使他的整个军队崩溃。因此在得道之前，他需要时时警惕怜悯行为的危害。当然，怜悯是圣人的品质，但是在最终得道之前，怜悯是妨碍得道最强大的敌对力量。因此阿石瓦塔玛是过度依恋的象征，维卡恩是软弱，卜利施拉瓦是困惑和混乱。

9. “还有其他一些技艺精湛、配备精良的勇士也都愿意为我效命沙场。”

अन्ये च बहवः शूरा मदर्थे त्यक्तजीविताः ।

नानाशस्त्रप्रहरणाः सर्वे युद्धविशारदाः ॥ ९ ॥

9. 玛亚：幻像，错误地把不真实的、物质的世界当成是真实的，并且认为物质世界与无上的神界是截然分开的。

杜尤丹向卓纳察亚表示，其他的勇士也决心为他效命沙场，但是他没有一一列举。而后杜尤丹又指出了两个军队的设防。

10. “我方实力强大，加上毕士摩的防卫¹⁰，更是难以战胜，而他们虽然有毕穆的防卫，毕竟还是难以取胜。”

杜尤丹的军队由毕士摩协助防卫是所向无敌的，而由毕穆充当防卫的潘督瓦的敌军部队却是可以轻易征服的。杜尤丹对模棱两可的双关语“阿——帕亚珀塔穆”“阿帕亚珀塔穆”¹¹的运用本身就表现了他含糊不清的想法。因此我们需要仔细研究“毕士摩”和“毕穆”各自象征的意义。随后杜尤丹又发表了他对形势的最后看法。

11. “因此，你们应该各自守卫好你们各自的战略要点，全力以赴地保护毕士摩。”

杜尤丹要求他的所有将领守卫好各自的据点，全力保护毕士摩。如果毕士摩安全，考若夫必然会安全，因此考若夫的将领们更重要的任务是保护毕士摩，而不是与潘都瓦的军队作战。这一点有些令人疑惑，如果一个军队的防卫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话，那

अपर्याप्तं तदस्माकं बलं भीष्माभिरक्षितम् ।

पर्याप्तं त्विदमेतेषां बलं भीष्माभिरक्षितम् ॥ १० ॥

अयनेषु च सर्वेषु यथाभागमवस्थिताः ।

भीष्ममेवाभिरक्षन्तु भवन्तः सर्व एव हि ॥११ ॥

10. 在古印度教的战略战术中，每个军队除了有一个将军之外，还有一个智武双全的“防卫”。

11. 这里可能有两种意思完全相反的解释，其一是“阿帕亚珀塔穆”，意思是“不足的，不适当的”或者“无限的”；另一是“帕亚珀塔穆”，意思是“足够的、适当的”或者“有限的”。

他怎么能算一个合格的防卫呢？更令人不解的是考若夫也完全依赖他。这当然不是一场实际的战争。毕士摩象征着幻想、妄念，是一切邪恶欲望的根源，只要它还存在，邪恶就继续存在。更准确地说，“无敌”这里指的是难于征服，而不是无法征服。正如高斯瓦密□突希达斯所说的，“世上最难征服的无非是物质世界，能够征服物质世界的人才是真正了不起的英雄。”

一旦妄念不复存在，无知及对物质生活的过度眷恋也会迅速消失。毕士摩的灭亡是由希望赐予的。妄念与欲望等义，因此欲望一旦死亡，妄念也将不复存在。圣人卡比尔曾清楚地说过，“欲望是一切出生及假象的根源，而欲望也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因此一切欲望征服者必然无法被征服。”

能摆脱妄念的人是永恒的。欲望是假像及物质世界的起源。卡比尔认为，“从私欲解脱出来的人与无上的神是合一的，因此他永远也不会堕落。”起初，有很多不同的欲望存在，但到最后，只有他对神的渴求才是永恒，这一渴求一旦实现，他将不会再有别的欲望和渴求。如果除上帝之外，还有更高的存在，人当然还要追求更高。但是如果他已经达到了最高的理想境界，他的欲望也会消失。这就是因希望所导致的毕士穆的灭亡。因此有了毕士摩作防卫，杜尤旦的军队是无敌的。只要妄念继续存在，无知就存在，妄念消失，无知就自然会消失。

由毕穆防卫的潘督瓦的军队可以轻易击败。毕穆是感情的象征。“上帝居于感情之中。”克利须那曾

把这种感情称作虔诚。献身精神是对完美无瑕境界的渴求，它是正义的守护神。一方面，它加强人对无上之神的认识，而另一方面一个人今天的虔诚和执着可能会变成明天的彻底否定。今天我们赞美圣人的德行，明天我们可能会因为看到他享受美味而抱怨不休。既使我们爱戴之人身上有一丝瑕疵，我们的虔诚之心可能也会为之动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毕穆防卫的潘督瓦的军队可以轻易被击败。马哈西□帕坦扎利曾经说过，“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冥想和拥有从不间断的虔诚及敬畏之心，人们才会有坚定的信念。”

下面咱们再来听听战士们的号角是怎么吹响的吧。

12. “于是，杜尤丹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的武士之祖、考若夫王朝的元勋毕士摩吹响了雄狮般嘹亮的号角，宣布战争的开始。”

考若夫的将士们清查兵力后吹响了号角。考若夫部队的元勋、武士之祖毕士摩吹响了雄狮般嘹亮的号角，这让杜尤丹满心欢喜。雄狮代表着血淋淋、原始的自然状态。在寂静之中，即使身在森林之外，我们听到狮吼也会吓得心惊胆战、冷汗直流。恐惧是自然的属性，而并非上帝的。毕士摩是妄念的代表，一

तस्य संजनयन्हर्षं कुरुवृद्धः पितामहः ।

सिंहनादं विनद्योच्चैः शङ्खं दध्मौ प्रतापवान् ॥१२॥

旦妄念获胜， 我们就会为失去物质世界的恐惧所包围， 这是妄念唯一的用处。 因此放弃物质世界是自我实现的唯一选择。 对世俗的眷恋就好象是海市蜃楼——仅仅是无知的幻想， 考若夫对此亦无法反对。 在考若夫一方， 数十个号角一齐鸣响， 而这响亮的号角所能唤起的却只有恐惧。

13. “顿时， 海螺声、 铜鼓声响成一片， 喧嚣异常。”

毕士摩的号角吹响之后， 一时之间， 号角声与铜鼓声连成一片， 而他们所传达的信息除恐惧之外， 别无其他。

这时， 代表正义之愿望的潘督瓦已与无上之神融为一体， 瑜珈信徒克利须那首先宣战。

14. “另一边， 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安坐在白马拉起的巨大战车上， 也吹响了来自天国的号角。”

考若夫军队吹响号角之后， 安坐在由白马（白色象征着完美无瑕）拉起的雄伟战车上的克利须那和阿尔诸那， 也吹响了他们的号角。“天国” 指的是物质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 克利须那的讯息是一个许诺， 许诺着一个非世俗的存在， 这个存在超越了一切人的和神的世界， 甚至超越了为生与死的恐惧所笼罩的整个宇宙（布拉穆洛克）¹²。 他的战车不是由金、 银

ततः शङ्खांश्च भेर्यंश्च पणवानकगोमुखाः ।

सहसैवाभ्यहन्यन्त स शब्दस्तुमुलोऽभवत् ॥ १३ ॥

ततः श्वेतैर्हयैर्युक्ते महति स्यन्दने स्थितौ ।

माधवः पाण्डवश्चैव दिव्यौ शङ्खौ प्रदध्मतुः ॥ १४ ॥

12. 印度教关于三个世界的思想：穆瑞特尤洛克（尘世，即人类的世界），德维洛克（天堂，即神的世界）及布拉穆洛克（婆罗门的世界，婆罗门是神中最受尊敬的，但他们却不能永生）。

和木所制，而是水晶的。不仅仅是战车，其它的一切都是水晶制成的，他所传达的讯息自然也是水晶般透明的，即宇宙中只有一个上帝。他的这个讯息是为了在人类和上帝之间搭起一座直接沟通的桥梁。但是他是如何实现的呢？

15. “何利施克什（克利须那）吹起了他的海螺潘弛占亚，达南杰德（阿尔诸那）吹响了德维都特，而功绩显赫的维瑞廓达¹³（毕穆）吹起了彭德茹。”

洞察人类一切奥秘的何利施克什（感官之神）吹起了潘弛占亚，这是他在宣告他的意图：约束与话语、触摸、外形、味觉及嗅觉相对的五感官，并将一切欲望转化成纯粹的奉献；控制野性的欲望，将其驯顺成忠诚的信徒。这是他赐予人类的礼物，这是来自神的礼物。克利须那是个瑜珈信徒，是个完美的导师。正如阿尔诸那在《集塔》中所说“主啊，我是您的信徒。”只有完美的导师才能够令我们放弃世间一切给予我们感观快感的事物，并把我们的全部身心转向无上的主。

达南杰德（财富的征服者）是由于其虔诚的爱而被提升到绝高的神之境界。这种虔诚是对渴望的事物的一种温柔的爱，其中包括分别时的痛苦及偶而的清醒与泪水。一个真正的信徒心中应该只有对神的渴望而别无他求。达南杰德是极端虔诚的化身。

पाञ्चजन्यं हृषीकेशो देवदत्तं धनञ्जयः ।

पौण्ड्र-दध्मौ महाशङ्खं भीमकर्मा वृकोदरः ॥१५॥

13. 维瑞廓达是按字面意思翻译的，意思是狼腹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同样的，一个虔诚信徒的爱神之心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世上有两种财富，一种是外来的财富，这种财富是肉体存在所必需的，但它与自我的实现完全无关，另一种财富是永恒的，是自我的实现，是肉体与精神合而为一的财富。《广林奥义》中，雅格纳瓦科亚曾教导他的妻子，麦揣雅问道，“主啊，如果整个地球上的宝藏都归我所有，我是否能够凭这些宝物而获永生的境界呢？”圣人回答说，“不，没有人能够凭借着财富获得永生。”

功绩显赫的毕穆吹起了他的彭德茹，彭德茹的意思是感情。人的心灵既是感情的源泉，又是其归宿。因此毕穆又被称为维瑞廓达，意思是心胸开阔。如果你对一个孩子产生了依恋之情，感情主要来源于你的心灵，孩子只不过是这种感情的一种表现。感情是深不可测的，也是威力无比的，感情就是毕穆所吹的号角，因此它被命名为鼓德茹。感情虽然威力无穷，它只有通过爱才能表现出来。高斯瓦密·突希达斯也认为，神的无所不在就是通过爱来表现的。

16. “**琨缇之子俞迪斯提尔王吹起了海螺阿南特维杰，纳库和萨黛瓦各自吹响了苏皋示和玛尼普施帕克。**”

俞迪斯提尔王吹响了海螺阿南特维杰（永不停止的征服），琨缇是忠诚、尽职；俞迪斯提尔是达摩（与生俱来的虔诚）。如果一个人对于达摩忠诚，阿南特维杰也会为他带来战胜自我、与无上之神合一的喜悦。在战场上坚定不移的是俞迪斯提尔：他不为自我与物质世界以及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动摇，最终战胜了一切矛盾成为胜利者。

अनन्तविजयं राजा कुन्तीपुत्रो युधिष्ठिरः ।

नकुलः सहदेवश्च सुघोषमणिपुष्पकौ ॥१६॥

纳库，意思是约束¹⁴，吹起了号角苏皋士。克制的力量越强，邪恶的势力就越弱，正义的力量则更强。萨黛瓦，真理的追随者，吹起了名为玛尼普施帕克的号角。圣人们曾把呼吸形容为珍贵的红宝石。“把珍贵的宝石浪费在无聊的饶舌上是多么可惜呀！”其中布道中的一种是品德高尚的人关于道德的演讲，而真正的神圣的精神布道则是内在固有的。对克利须那来说，只有自我才是真实的，永恒的。真正的布道是能够抵挡一切外来的诱惑而不为所动，只与自我同在。这种对真理的执著只有通过不断的反省、冥想和三昧才能实现¹⁵。与真理同在的时候，一个人获得的喜悦越大，他就越能够更好地控制他的每一次呼吸、精神、以及影响自我的各种器官。一个人能够完全控制外来诱惑之时也就是他真正完全沉浸于最终真理之时。真正的布道，应该象好的乐器一样，为自我之歌提供完美的伴奏。

真正的宝石是坚硬无比的，而呼吸之宝石却比鲜花还要娇嫩，因为鲜花开过之后很快就会凋谢，失去了呼吸的人类却连一秒钟也无法存活。但是如果人类是自我的真正追求者，它会引导人类控制每一次呼吸并最终实现最高精神目标。除此之外，另无他法，虽然说每一种行为都能将人类引向最终精神的完美境界¹⁶。桑捷又说：

14. 在瑜伽哲学中，思想的约束是八个冥想步骤中的第二步。

15. 三昧，整个身心和思想完全与神同在。

16. 完全超脱的状态，超脱于物质世界，完全放弃世俗欲望。

17-18. “尘世之王啊，喀西之王、与神同在的勇猛的弓箭手希刊迪、不可战胜的敦斯塔兑穆纳、维拉特和萨提亚奎、朱帕德和兆帕笛诸子，还有邵巴德茹之子力大无穷的阿毕曼玉，也都吹起了他们各自的海螺。”

圣城喀西象征着神圣，居于身体之中。一个人如果能够抵御物质世界的诱惑，完全超脱于尘世之外，他自然会与神成为一体。这样灵肉合一的身体就是圣城喀西，无上之主居于其中。

希刊迪的意思是拒绝配戴饰嘉和苏特拉（传统上印度教徒配戴的圣物）。有些人认为只要他们剃光了头、丢掉苏特拉、并放弃了点火就算超凡脱俗了。但是他们是错误的，实际上，饰嘉代表一个要实现的目标，苏特拉代表前世的善行（桑斯卡）¹⁸。只要与神合一的目标没有实现，桑斯卡的束缚就保持完整，在最后目标还未实现之前，真正的摆脱俗世是不可能的。在最终目标实现之前，人类只能是漫长行程中的旅客。只有完全与神合一，并且完全摆脱世俗虚荣

काश्यश्च परमेष्वासः शिखण्डीश्च महारथः ।
धृष्टद्युम्नो विराटश्च सात्यकिश्चापराजितः ॥१७॥
दुपदाश्चो द्रोपदेयाश्च सर्वशः पृथिवीपते ।
सौभद्रश्च महाबाहुः शङ्खान्दध्मुःपृथक् पृथक् ॥१८॥

17. 饰嘉是头顶的一绺头发，苏特拉是印度教徒配戴的圣环。根据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希刊迪以诡计娶了荷兰亚瓦曼的女儿，为了避免给她岳父家带来灾难，她入侵了她父亲都帕德的王国，并与一个亚克沙交换了性别。随后由于毕士摩拒绝与女人交战，希刊迪在摩诃婆罗多战争中成功地杀死了他。

18. 此词有数义：完美，神圣的宗教仪式，等等。

心的纠缠，人类才能完全摆脱妄念。毕士摩是妄念和自我欺骗的象征，是希帕迪最后成功地杀死了他。希帕迪代表反省、冥想者所必须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品质。敦斯塔兑穆纳，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他相信宇宙中信仰、永恒之神的存在；维拉特，有超常的洞察力，他能清楚地察知上帝的存在，是神圣之美德的主要组成部分；萨提亚奎代表的是诚实，诚实是保护人类永不堕落的重要品德，并促使人类选择精神而放弃物质。

朱帕德，是尽忠职守、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象征，其子各自代表怜悯、慈爱、至美、精神依靠，都是英勇无比的勇士，在战争的获胜中取得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长臂的阿毕曼玉，“手臂”象征着行动，如果人的思想中没有任何恐惧，其臂自然可以延伸。

至此为止，桑捷向督瑞塔施特刺解释了潘都瓦的将士们是如何吹响他们海螺的，每一个将士都有他各自的特长，因此桑捷一一详细列举了他们的情况。

19. “响亮的海螺声响成一片，响彻了天地之间，震得督瑞塔施特刺的将士们胆战心惊。”

स घोषो धार्तराष्ट्रमाणां हृदयानि व्यदारयत् ।
नभश्च पृथीर्वीं चैव तुमुलो व्युनुनादयन् ॥ १९ ॥

响彻云霄的海螺声震得督瑞塔施特刺的众子肝胆惧裂，而潘督瓦的军队却毫发无伤。神赐的精神食粮（玛哪）潘弛占亚是真正的知识，是对永恒之神的认识，是邪恶的毁灭，是虔诚的精神。因此当潘弛占亚吹响的时候，非正义的考若夫的军队只能是肝胆惧裂，元气大伤。一旦战争获得胜利，一切的无知、愚蠢将停止存在。

20-22. “正当敦斯塔兑穆纳之子已列阵严整、炮弹待发之时，我王啊，缦缦之子阿尔诸那高举印有哈奴曼（印度猴神）标志的战旗，对何利施克什说：“阿驰禹特（克利须那）啊，请将我的战车停放在两军之间，这样我可以观察两军的战况，了解在这场大战中我要与谁交兵。”

桑捷，自我克制的体现，特别提出潘督瓦的军队除拥有其他的杰出将领之外，更拥有以猴神为旗舰的阿尔诸那。哈奴曼是完全摆脱俗世缠扰的象征，阿尔诸那就是要向世俗宣战以达到完全不为俗物所动的境界。有些经典著作的注解者认为猴子的标志是和旗帜如风般的颤动紧密相连的，但这种解释方式并不确切，因为战旗上的标志不是普通的猴子，而是猴神哈奴曼本人。他是灵性的象征，对他来说，世俗的荣誉与耻辱没有任何意义。超脱于尘世就是对世

अथ व्यवस्थितान्दृष्ट्वा धार्तराष्ट्रान्कपिध्वजः ।
प्रवृत्ते शस्त्र सम्पाते धनुरुद्यम्य पाण्डवः ॥२०॥
हृषीकेशं तदा वाक्यमिदमाह महीपते ।
सेनयोरुभयोर्मध्ये रथं स्थापय मेऽच्युत ॥२१॥
यावदेतान्निरीक्षऽहं योद्धुकामानवस्थितान् ।
कैर्मया सह योद्धव्यमस्मिन् रणसमुद्यमे ॥२२॥

俗事物及物质享乐的超然。因此，以超脱俗世为座右铭的阿尔诸那，恳请克利须那将其战车列于两军阵前。然而他的恳请是皈依者对其主的祈祷，而不是将军对士兵的命令。但是他为什么要将战车停于两军阵前呢？

阿尔诸那想观察两军战况，了解他的战争对手。

23. “让我看看是谁在这里参战，是谁要取悦于心肠狠毒的督瑞塔施特刺之子杜尤丹的欢心。”

阿尔诸那想看看是谁仅仅是为了博取杜尤丹的欢心就不顾一切地挑起战争，杜尤丹在这里代表的是对物质世界的特别眷恋。

24—25. “巴茹阿特的后裔啊，何利施克什按照古达凯沙¹⁹的要求将他那举世无双的战车驶入了两军之间，停在了毕士摩、朱纳及其他诸王面前，说道，‘普瑞萨之子（阿尔诸那）²⁰啊，看那些在库鲁之野严阵以待的军队吧。’”

योत्स्यमानानवेक्षेऽहं य एतेऽत्र समागताः ।

धार्तराष्टस्य दुर्बुद्धेर्बुद्धे प्रियचिकीर्षवः ॥२३॥

एवमुक्तो हृषीकेशो गुडाकेशेन भारत ।

सेनयोरुभयोर्मध्ये स्थापयित्वा रथोत्तमम् ॥ २४ ॥

भीष्मद्रोणप्रमुखतः सर्वेषां च महीक्षिताम् ।

उवाच पार्थ पश्यैतान्समवेतान्कुरुनिति ॥२५॥

19. 征服睡眠的人。

20. 普瑞萨是琨缇的另一个称呼，他也被称作“婆萨”，任何与婆萨类似或以婆斯夫为词根的词都含有“尘土制成”的意思。

这里“独一无二”或“举世无双”的战车既非金银所制，亦非任何凡俗材料所制，它象征着与真理及自我的融合，象征着完美与无瑕。

26-1/28. “在两军之中，婆萨看到的尽是亲戚同族，叔伯们、祖叔伯、老师、舅父、兄弟、子孙、朋友、岳父及祝愿者。他满怀悲戚地说：”

婆萨以其凡夫俗子之身造成了战车²¹。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婆萨看到的尽是亲戚同族们。根据学者们的所作的研究，摩诃婆罗多战争中的两军总共有18辆战车，象、马及赤足的士兵总共大约6.5亿。也就是说，这6.5亿人全部都是阿尔诸那的亲戚同族，这近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里的军队所指的并非实际

तत्रापश्यत्स्थितान्यार्थः पितृनथ पितामहान् ।
आचार्यान्मातुलान्भ्रातृन्पुत्रान्पौत्रान्सखींस्तथा ॥२६॥
श्वशुरान्सुहृदश्चैव सेनयोरुभयोरपि ।
तान्समीक्ष्य स कौन्तेयः सर्वान्बन्धूनवस्थितान् ॥२७॥
कृपया परयाविष्टो विषीदन्निदमब्रवीत् ॥१-२८॥

21. 据《卡达奥义书》记载，死神对纳奇凯特说，“须知肉身是战车，自我是骑手，智慧是御车者，思想是缰绳。”

意义上的军队，而是思想及内心的战争及军队。想到要和他自己的同门作战，他万分悲哀。

2/28—30. “阿尔诸那说到，‘看到我的亲朋好友个个都杀气腾腾，我不禁四肢发软，口舌干燥，身体颤抖，汗毛竖立，冈迪瓦（阿尔诸那的箭）从我手中滑落，我全身发烧，并且无法站立，不知所措。”

看着他的族人们准备自相残杀，阿尔诸那顿时不知所措、心情沉重。他全身发抖、无法站立。

31. “亲爱的玛达瓦（克利须那）啊，我从这场战争中只看到不祥的征兆，而看不出杀害自己的亲族有什么好处。”

阿尔诸那从临近的战争中只看到凶兆，而没有任何好处。

दृष्ट्वेमं स्वजनं कृष्ण युयुत्सुं समुपस्थिम् ॥२-२८॥
सीदन्ति मम गात्राणि मुखं च परिशुष्यति ।
वेपथुश्च शरीरे मे रोमहर्षश्च जायते ॥२९॥
गाण्डीवं संसते हस्तात्क्वचैव परिदह्यते ।
न च शक्नोम्यवस्थानुं भ्रमतीव च मे मनः ॥ ३० ॥
निमित्तानि च पश्यामि विपरीतानि केशव ।
न च श्रेयोऽनुपश्यामि हत्वा स्वजनमाहवे ॥ ३१ ॥

32. “哥文达呀，在战争之后，王国、快乐、甚至生命本身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

阿尔诸那的全族人都在战场上。因此即使战争胜利或者甚至整个王国都属于他，对他来说也无任何意义。他解释说，

33. “我们期望得到这些岂不都是为了我们的亲人吗，而这些亲人们却在战场上厮杀。”

阿尔诸那的亲人们都聚集在战场上，准备厮杀。阿尔诸那觉得于心不忍，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些亲人们：他的财富是他们的，他的王国也是他们的。但是现在看着这些人面临着死神，他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न काङ्क्षे विजयं कृष्णं न च राज्यं सुखानि च ।
किं नो राज्येन गोविन्द किं भोगैर्जीवितेन वा ॥३२॥
येषामर्थे काङ्क्षितं नो राज्यं भोगाः सुखानि च ।
त इमेऽवस्थिता युद्धे प्राणांस्त्यक्त्वा धनानि च ॥ ३३ ॥

34—35. “我们的老师、父辈、子侄、祖辈、舅父、岳父、孙辈、姻亲及其他亲戚朋友都准备抛弃一切和我厮杀时，即使他们要杀死我，我又怎么忍心杀害他们呢？摩杜苏丹²²（克利须那）呀，即使用三个世界来跟我交换，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交战。

在战场上即将被杀害的都是阿尔诸那的亲人，因此他告诉克利须那，即使用三个世界来跟他交换，他也不愿意跟他们作战。

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个军队有65千万人，并且这些人全部是阿尔诸那的亲人。这些人到底是谁呢？阿尔诸那是虔诚的化身，他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是每个信徒在朝圣（巴詹）之路上都会面临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由尊敬和崇拜而达到最高的实在，但在有经验的、出色的教师的引导下，当他逐渐领悟到人的肉身和神圣的自我之间矛盾的真正本质及他的精神战争的敌人之时，他既希望他的亲人朋友安全快乐，又希望接近神之境界。如果要他作出大义灭亲的抉择，他会变得困惑和无所适从。

आचार्याः पितरः पुत्रास्तथैव च पितामहाः ।
मातुलाः श्वशुराः पौत्राः श्यालाः सम्बन्धिनस्तथा ॥३४॥
एतात्र हन्तुमिच्छामि घ्नतोऽपि मधुसूदन ।
अपि त्रैलोक्यराजस्य हेतोः किं नु महीकृते ॥३५॥

22. 摩杜苏丹是维识奴的另一个称号，是印度教中三位一体神的第一神，意思是“魔鬼摩杜的杀手”、“骄傲的毁灭者”

我的恩师帕茹阿姆汗斯²³·帕玛南德先生曾经说过，“成为一个真正的萨都（禁欲者）和死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应有任何世俗的牵挂。但是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亲人，他会很难超脱于尘世。只有那些能够真正超脱的人才是胜者。这个世界无非是眷恋的延伸，如果没有世俗牵挂，就无眷恋可言。克利须那说，我们所知的世俗世界也不过是精神世界的延伸，那些能够抵御世俗世界诱惑或困扰的人等于是征服了整个宇宙，他在第19篇第5章中说，“那些头脑长期处于平衡的人甚至能够征服整个宇宙。”头脑或者心态的平衡，只有通过完全超越骄傲才能实现，而完全超越了骄傲也就自然超越了对物质世界的过度眷恋，若骄傲不复存在了，自我自然会处于一种纯净状态。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获得灵魂超度及至福（婆罗玛瓦司萨），而灵魂超度及至福是超越生死界限的。因此那些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不为我们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所局限的。

阿尔诸那不是唯一感到迷惑的人。人人心中都会有爱，有爱自然就有眷恋，而有眷恋的人自然就会感到迷惑。人类的意识常为其亲人所占据，他常常会以为他的虔诚能够使他的亲人们幸福快乐，并渴望着与他们分离他的所有。但是如果他的亲人们都背弃了他，他又到何处去寻找幸福，而即使获得了幸福又有何用呢？这就是阿尔诸那的处境。至此为止，他

23. 作者的导师。帕茹阿姆汗斯是个对最高等级禁欲者的荣称，是个能够靠冥想完全控制其感官的人。

对幸福快乐的理解仅仅限于获得王国或者进入天堂之幸福快乐，是局限于三个世界之内的，而三个世界之外的现实是否存在，他则一无所知。

36. “扎纳丹²⁴（克利须那）啊，从屠杀督瑞塔施特刺众子之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快乐呢？如果杀死这些恶徒，罪恶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督瑞塔施特刺的意思是“傲慢或放荡的国度”²⁵，杜尤丹——痴迷的象征——即生于此。阿尔诸那和克利须那会因杀死此类人而感到快乐吗？考若夫军队是邪恶的，但是潘督瓦的军队若杀害他们也会因此而犯罪。通常人们把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人称为恶人，其实，最恶的恶人是那些妨碍了“自我”之实现的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性欲、愤怒、贪婪及过度痴迷是妨碍“自我”之实现的最大元凶。

37. “因此我们是不应该杀死督瑞塔施特刺众子们的，玛达瓦啊，如果我们杀死自己的族人，又怎会快乐呢？”

考若夫军队的将士被视为族人，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不是战场上的仇敌吗？其实，肉体上的姻亲关系是与无知密切相关的，因为只有有了眷恋，这些

निहत्य धार्तराष्ट्रान्नः का प्रीतिः स्याज्जनार्दन ।

पापमेवाश्रयेदस्मान् हत्वैतानाततायिनः ॥३६॥

तस्मान्नार्हा वर्यं हन्तुं धार्तराष्ट्रस्त्वबान्धवान् ।

स्वजनं हि कथं हत्वा सुखिनः स्याम माधव ॥३७॥

24. 克利须那的另一个称呼，意思是“因繁荣及自由而被人崇拜及乞求之人”。

25. 即“督瑞塔”（放荡）+“拉施特刺”（国家）=督瑞塔拉施特刺

关系才有意义，而眷恋一旦消失，这些姻亲纽带亦会随之消失，因此即使是敌人，阿尔诸那也视为姻亲。世上如果没有无知及痴迷，家庭一词将早已消失，然而矛盾的是，也是无知激励着人们渴求知识。

38—39. “扎纳丹啊，这些人利欲熏心而认识不到杀亲灭友是一种罪过，而我们明知是罪恶之行，又怎能明知故犯呢？”

由于傲慢与贪婪而偏离正义之路，考若夫人对他们所犯下的毁灭家庭、背弃亲朋的罪恶视而不见，阿尔诸那认为他们不应该犯下同样的罪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克利须那也要犯下同样的错误，因此他在间接地责怪克利须那。

यद्यप्येते न पश्यन्ति लोभोपहतचेतसः ।
कुलक्षयकृतं दोषं मित्रद्रोहे च पातकम् ॥ ३८ ॥
कथं न ज्ञेयमस्माभिः पापादस्मान्निवर्तितुम् ।
कुलक्षयकृतं दोषं प्रपश्यद्भिर्जनार्दन ॥ ३९ ॥

40. “家族一旦崩溃，其永恒的优良传统必失，剩下的家人必然会做出种种反宗教之事。”

至此为止，阿尔诸那一直视家族传统为永恒（萨纳坦）之达摩，并且相信一旦家族传统失去，族人必会做出种种违反道德之事。

41. “克利须那啊，罪恶一旦泛滥，妇女们便会受到玷污而失其贞洁，这样的事如果发生，维施尼的后裔（克利须那）啊，种族不纯的后代（瓦恩三卡）就会出生。”

一旦家族被邪恶的乌云所笼罩，妇女会失去贞洁，家族内便会等级混交，血统混杂。阿尔诸那认为这是妇女失去贞洁的后果，而克利须那却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求达到‘自我’之境，而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我不停地冥想并进行自我克制，并鼓励他人也效仿我的做法。但这些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目的达到，你用何手段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一个老师都弃手段而不顾，我的跟随者自然会效仿，他们会变得迷惑而无所适从，最终走向消亡。”缺乏真正的成就，他们只会盲目炫耀，假装他们是完美的，这就会造成混乱，奖赏和惩罚的界限就会消失。这种混乱、迷惑就是瓦恩山卡，而教师正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因此一个理想的教师一定是他人的榜样。

कुलक्षये प्रणश्यन्ति कुलधर्माः सनातनाः ।
धर्मे नष्टे कुलं कृत्स्नमधर्मोऽभिव्युत ॥ ४० ॥
अधर्माभिभवात्कृष्ण प्रदुष्यन्ति कुलस्त्रियः ।
स्त्रीषु दुष्टासु वाष्ण्ये जायते वर्णसङ्करः ॥ ४१ ॥

42. “种族及阶级混杂必为家庭及破坏家庭传统的人带来地狱般的生活，而他们的祖先也会因为失去了饭水的供奉而堕落。”

瓦恩山卡的一个特征就是使家庭及破坏家庭者堕入地狱，而祖先们也因失去了饭水的供奉而失去他们天堂般的家园。

43. “就这样，由于破坏家庭传统者的恶行而导致的种族的混杂，整个家庭、甚至种族世世代代的达摩化为乌有。”

阿尔诸那认为，家族传统是不变的、永恒的，瓦恩山卡的邪恶破坏这些传统。克利须那却认为，唯有“自我”才是不变的、永恒的“萨纳坦达摩”²⁶。阿尔诸那认为，如果人无法了解“萨纳坦达摩”的本质，他会误把传统或是什么其它的当作其本质，但克利须那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只是妄念罢了。

सङ्करो नरकायैव कुलघ्नानां कुलस्य च ।
पतन्ति पितरो ह्येषां लुप्तपिण्डोदकक्रियाः ॥ ४२ ॥
दोषैरेतैः कुलघ्नानां वर्णसङ्करकारकैः ।
उत्साद्यन्ते जातिधर्माः कुलधर्माश्च शाश्वताः ॥ ४३ ॥

26. 萨纳坦是“永恒”。“萨纳坦达摩”可被解释为使所有事物及存在充满活力并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实现的不变、永恒、神圣的原则。萨纳坦也是全能的神（上帝）及表现神的特性的那些品质。表现神特性的品质是萨纳塔摩达摩。

44. “克利须那啊，我听说，破坏家庭传统的人永远住在地狱之中。”

破坏家庭传统的人永远住在地狱之中，阿尔诸那这样听说。而且他相信，被毁灭的不仅仅是家庭及其传统，连不变的、永恒的达摩也一同被毁灭了。因此他把传统等同于萨纳坦达摩。他说，人尽皆知，失去了达摩的人会永生在地狱中受难。但他也仅仅是道听途说罢了。

45. “唉，仅仅为着转瞬即逝的权力的诱惑，我们竟然准备去杀害自己的亲人同族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连智者都会为了权力的诱惑去杀害自己的亲人，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这时候，阿尔诸那不认为自己的知识比克利须那欠缺。所有真理追求者在真理探寻之初都会如此认为。圣人佛陀说过，人只有一点点知识时，会认为他已获得了知识宝库的所有，而他所拥有的知识越多，他则越认为自己愚蠢。阿尔诸那正是如此。他无所顾忌地劝说克利须那，说他们罪恶的行为不会有任何结果，并且自信地认为他们的动机无非是世俗的权力争夺罢了。最后，他又说，

उत्सन्नकुलधर्माणां मनुष्याणां जनार्दन ।
नरकेऽनियतं वासो भवतीत्यनुशुश्रुम ॥ ४४ ॥
अहो बत महत्पापं कर्तुं व्यवसिता वयम् ।
यद्राज्यमुखलोभेन हन्तुं स्वजनमुद्यताः ॥ ४५ ॥

46. “我宁愿放下武器，不作任何抵抗，任由督瑞塔拉施特刺众子在战场上杀死我。”

他认为这样的死是幸运的，并且历史上会写下他这个为避免战争而牺牲自己的无私的英雄的名字。人类常常会为了挽救其弱小、无辜的孩子的生命而牺牲自己；人们旅行海外住着豪华的宾馆，可两天之后他们就开始怀念他们被抛弃的家中陋室。这就是眷恋的力量。

47. “桑捷说道，‘说罢这般话，阿尔诸那就颓然扔掉手中的弓箭，坐到战车上。’”

换句话说，阿尔诸那退出了肉体——即行动之域——与内在的自我之间的战争。



《集塔》是对克晒特拉—克晒特拉哥雅之战争的调查：该战争是行动的肉体与灵魂之间的战争，而这一灵魂永远感知“无上之神”并与其合一。作为一首颂歌，它试图解释上帝（主）的光辉。颂歌的范围是一个战场：有双重的、相反的欲望的人的肉身组成了“达摩克奢特茹”及“库鲁之野”。正如我们读到的，第一

यदि मामप्रतीकारमशस्त्रं शस्त्रपाणयः ।
धार्तराष्ट्ररणे हन्युस्तन्मे क्षेमतरं भवेत् ॥ ४६ ॥
एवमुक्त्वार्जुनः संख्ये रथोपस्थ उपाविशत् ।
विसृज्य सशरं चापं शोकसंविग्गमानसः ॥ ४७ ॥

章详细描述了战争双方各自的结构、力量基础方面的特点。海螺声表现了他们各自的英勇及意图。他们的部队人数有大约65千万人，但是数字只是象征，实际上部队的人数是无限的。自然中有两股力量，它们在行动之域中相反相乘。第一股力量是总是在寻求“自我”的实现及与神的合一的内涵的灵魂，而另一股力量则是总是为物质世界所充满、为邪恶的欲望所充斥的外露的灵魂。头一种使得自我沉醉于最崇高的达摩，而第二种却只沉陷于物质世界、远离无上之神而无法自拔。灵性寻求者的第一步就是获得崇高的品德以征服邪恶的欲望。

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往往看到我们的家人朋友，而他们往往也是最先被毁灭的。世界不过是眷恋的延伸而已。对家庭的眷恋是灵性寻求者达到理想境界之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当他发现他首先要与他的亲人朋友分离并假装他们从未存在过时，他将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且试图找出一条退路。阿尔诸那正是这样做的。他把家庭传统当作“永恒的达摩”，认为达摩一旦丧失，妇女自然会堕落，给家族带来无穷灾难。由于知识和智慧都是有限的，他急于保护被他当

成“永恒的达摩”的传统，恳求克利须那指点要他杀害亲人的原因。他甚至把克利须那当作罪犯。最后他索性扔掉弓箭，当了逃兵。换句话说，他是在拒绝进行一项伟大的事业，在这事业中，他需要常年作战，以灵性挑战物质，以虔诚挑战不虔诚，以神性之力挑战邪恶之力。

有些注释者把本章定名为《阿尔诸那维沙德之瑜伽》。“维沙德”意思是悲伤，阿尔诸那是软弱的虔诚。悲伤既是信徒保持“永恒之达摩”的动力，又是其工具，曼奴就是这样的，印度教徒认为他既是人类的模范，又是父亲的典范。高斯瓦密□突希达斯说过，“我的生命之路上没有上帝的爱，所以我的心中充满悲哀。”当人无法决断时，他就会感到悲哀。阿尔诸那对瓦恩山卡感到担忧，他也为“永恒之达摩”的安全感到担忧，因此本章命名为“桑捷维沙德之瑜伽”是很适合的。

至此《博伽梵歌》第一章结束，从而结束了克利须那及阿尔诸那间的对话“桑捷维沙德之瑜伽”或“幽柔寡断及悲痛之瑜伽”，宗教教师阿德嘎达南德的注释“亚萨斯集塔”的第一章也告此结束。

哈瑞 鸣 伞 嗒 特 撒 特